

肃反小说选

1949 1979

群众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刘书堂

肃反小说选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3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238千字 插页2

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01——220000册 定价：0.95元

编者说明

今年十月一日，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三十周年。为迎接这一光辉节日，我们从建国以来有关肃反题材的文艺作品中，选编了《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》、《肃反剧作选》、《肃反小说选》三部选集，作为向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。

建国以来，一些作者对肃反题材的文艺作品，在人物刻画、情节安排等创作方法上，曾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，这类文艺作品，同其他作品一样，也受到践踏和摧残，一度濒于泯灭。有的作者为此惨遭迫害，蒙受了不白之冤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随着思想的解放，反映肃反题材的电影、戏剧、小说，又与广大观众和读者见面了。我们深信今后在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这类题材的作品问世。

在选编中，我们力图在选集中包括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作品，但限于篇幅，有些优秀作品只好割爱了，这是要请作者和读者鉴谅的。在选编过程中，曾得到兄弟单位的支持，一部分作者，又为入选作品重新做了校订和改动，对他们的热情帮助和辛勤劳动，谨致谢意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

目 录

一件杀人案.....	叶一峰 (1)
无铃的马帮.....	白 桦 (59)
荣军锄奸记.....	沈默君 (97)
一件积案.....	国 翹 (116)
双铃马蹄表.....	陆 石 文 达 (169)
“赌国王后”牌软糖.....	林 欣 (209)
国境一条街.....	公 刘 (242)
黑眼圈的女人	史 超 (258)

叶一峰

一件杀人案

序 幕

保卫部于处长的写字台上，放满了文件、档案。他坐在桌前的转椅上，对着这一大堆材料，凝神深思，嘴里衔着的烟斗，燃得吱吱发响。他一会皱了皱他那双浓眉，一会又瞪着他那双锐利的眼睛，用手轻轻地敲了敲写字台。

屋里的电扇来回地转动着，吹得桌上的文件飘起，发出沙沙响声。于处长一手关了电门，好像嫌电扇搅扰他思索似的。

“把犯人带进来！”于处长命令道。

助理员曹方和一个带短枪的战士押着一个犯人进来。他是前天深夜，从军区文工团拘留起来的“现行杀人犯”。犯人大约二十五、六岁，个子不高，戴了一副近视眼镜，是个文弱书生的样子。

犯人神志很沮丧，进来之后，坐到被指定的凳子上。用疑虑的眼光，扫视一下四周，然后，静静地等候讯问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于处长问。

“吴斌。”犯人的声音沙哑。

“在文工团里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创作组的创作员。”

“文工团控告你因强奸而杀死女演员刘玉，你有什么话说呢？”于处长注视着犯人脸孔的表情。

“这是天大的冤枉事！那天是星期六晚，我们团部大院里开跳舞晚会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舞场，这怎能是我作的事！”犯人说话有条理。

“怎么死者手里紧握的一块布条，是从你的衬衣上撕下来的呢？”于处长把从吴斌宿舍里搜出来的那件灰色花条布衬衣拿过来，扔到犯人跟前的桌上去。

犯人看了看衬衣，惊疑地说：“衬衣的确是我的衬衣，这是我穿脏了扔在房里准备洗的。谁知道什么人把它撕破了！”

“你要说老实话！”于处长严肃地说。

“我从来都没有对组织说过谎话！我相信组织不会冤枉好人，总会把事情弄清楚的！”犯人现出难过的样子。

“刘玉过去和你恋爱过，后来她不再爱你，和别人结婚了，你就妒恨在心吧？”于处长进一步问。

说到这问题上来，犯人忍不住，哭了，越哭越厉害，好像很伤心，答话也答不成句。

于处长命令把犯人押回去。

于处长，四十岁，个子不高，宽宽的肩膀，身材结实粗壮。由于职业的关系和个人的特性，他观察问题，往往是透过它的现象，去寻出它的实质。因此，他对任何案件，在没有掌握到确实的材料时，是不轻易下结论的。

这件奸杀案发生的第二天，他刚从某师检查工作回来，回来后，首长就指定他办理这个案件，他研究了现有的材料和初步审讯了犯人之后，感到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。这里摆着两个疑问，谁是凶手？是奸杀还是政治性的谋杀？这使他费尽了脑汁。

他又把电扇扭开，并把它固定下来，好让风吹吹自己的头

脑，以便清醒一下脑筋。

于处长又一次翻阅犯人的档案，他的历史情况没有什么疑点。托×市公安局调查吴斌的家庭历史情况的复电，和他本人参军后写的自传没有不相符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。

于处长又拿起犯人各个时期的鉴定表来。这个人是比较落后，但也没有作过违犯纪律的事。在近年来，逐渐有进步。

“落后是不好，可还看不出他是坏人！”于处长轻轻地自语说。

于处长又翻到一份创作组同志们对他的意见，大概是生活检讨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。综合起来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吴斌自从发觉刘玉不爱他后，很气愤，工作也不好好干，这是很不对的；但后来也想通了，在刘玉和袁横结婚时，他表示祝福她，这是好的。

“是呵？这个人的道德观点，还算高尚！”于处长又自语地说。

他感到这些研究很有价值，它提供了：吴斌不一定是凶手。

他又重复拿起文工团对凶手的控告信。轻轻地念着：“此人一贯落后，政治思想不开展，最后发展成为强奸杀人的罪犯……”他看了这个结语后，不由地又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的理由。理由是两点：“吴斌和刘玉过去恋爱过，他恨她又爱上了别人；第二，死者手里握着一条灰色花条布，已查明这条布是从吴斌的衬衣上扯下来的。”

但是，一个强而有力的疑点立即又在于处长脑子中出现了：案件发生在舞会举行的时间，但据调查，那天舞会上，吴斌穿的是白色衬衣。

“未免有点欠客观吧！”于处长自信地说了一声，他把材料推

向一边，将转椅转了一下，随后，把衔在嘴上的烟斗向椅身敲了敲，将烟灰倒了出来，又装上一袋烟丝，掏出打火机，打着火，吱吱地把烟斗吸得响响的。他手里一面做着这些机械的动作，可是，脑子里却一面思考着上面的问题。这是他的工作习惯。

“我们调查研究的范围太狭小哩！解决不了这个复杂的案件呵！”他突然叫起来。

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耳机，拨了几下。

“喂，你是文工团团部办公室吗？我找陈德团长！”于处长对着送话器说道。

“是呀！于处长吗？凶手招认了吗？”对方问。

“这个问题我先不答复你。喂，我想了解一下死者的丈夫——袁横的政治情况！”

“他是我们的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家，你看过他的戏吗？……”

“我此刻还不打算了解他的作品！”于处长打断对方的话。

“他的一贯表现怎样？”

“一贯积极！受过奖、立过功；写了不少作品；生活也刻苦、朴素、正派。这次不幸事件，给他的打击很大，现在神经有点失常！”

“他的历史情况，你们审查过没有？”于处长问。

“他伪造过学历，但在‘忠诚老实运动’时，自动交代了。最近申请入党，我们对他伪造学历那段时间他做过什么、以及他的家庭成分，还没了解清。此外，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历史问题了。但上述这两点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！”团长似乎替他辩护。

“这就是说，你们对这个人的历史情况，还没有作过严格的审查。恐怕岔子就出在这里吧？”于处长用疑问的口气说道。

“他刚新婚不久，两人的感情非常之好，想不到出了这样不

幸的事，够叫人同情哩！你们还从他那里打主意，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问题？……”团长的语音，听出有些不大高兴。

“是呵，我们对一个政治历史情况还不清楚的人，是要从政治上去注意呵！”

于处长把耳机放下，手指敲了敲桌子，心想：“陈德是个剧作家，人倒是个善良的人，但他看干部，只着眼他的写作才能，只要他业务上有能力，就不注意他的政治历史情况。偏信、偏爱，是容易上当的呀！”

于处长又在他的烟斗里塞满了一袋烟，吸燃了，才把当时直接负责这个案子的助理员曹方叫进来。

“你去把袁横、刘玉的档案要来，再详细检查一下他们的东西。”

他交代完之后，看了看表，差五分钟十二点。他伸了伸两只胳膊，把衣服穿好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下午于处长回到办公室来，助理员已经把档案及刘玉的遗物堆在他的办公桌上。他检查到刘玉的一本小小的日记本子，特别感到兴趣。他把电扇打开，慢慢地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着：

二月×日

春光特别明媚，心情也如春日一样焕发。横帮助我解决了一个演剧上的难题。呵，他多么有才能，我多么爱他……

于处长说了声：“看来这女孩子很爱他，也很崇拜他。他们的新婚生活似乎是很甜蜜的。”

他继续翻下去，还是那些甜蜜的爱情话。便又翻下去……

他忽然象发现了什么重要问题似的，便大声喊助理员。曹方应声走了进来。

“你检查袁横的东西，有没有一包相片？”于处长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再去仔细检查一次！”

他又继续翻日记，一直看到最后一页。

“这里面有问题呵！”于处长把日记本合起来，放在他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上。仰起头来，望着天花板，一口一口地吸着他的烟斗。

“检查袁横的东西，不但没有相片，连一封信，一片字纸都没有。”助理员曹方走进来报告说。

“唔。”于处长应了一声，好像他早已意料到了。

他站了起来，向助理员交代一下，要他用最迅速的方法，把几个问题调查清楚。之后，他夹起他的公事包，坐一部车子到市公安局去了。他感到：这不是件奸杀案，而是个政治性的谋杀。那么，这种谋杀就不是一个人干的，必定和军队以外的人有联系。因而，有必要亲自去一趟，和市公安部门作详细的研究，以求得他们的配合。

从市公安局了解情况回来，于处长对自己的分析更加肯定，再与助理员曹方提供的材料一对证，就更确信无疑了。

于处长将获得的材料和他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向部队党委作了汇报，党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。

他回到办公室，便抓起耳机，给文工团打电话。

“老陈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们把袁横监视起来，我马上派人去将他逮捕！”于处长严肃地通知说。

“怎么啦！你们认为他是凶手吗？”团长惊讶地问。

“不仅是杀人的问题！不过，案情还得暂时保守秘密。”于处长答道。

“你们既然有证据，那就逮捕吧。不过，希望你们慎重调

查，千万不要……”团长以怀疑的口气，截住了自己的话。

“怎么？你怕我们会‘冤枉好人’么？”于处长大声说道，“请放心，我们是能够把案情弄清楚的！”

案情终于弄清楚了：

—

一九四九年初，华北某大城市解放了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举行入城式，整齐的队伍，雄赳赳地通过了这座曾被敌人长期统治的城市的街道。坦克和炮车的隆隆的轰鸣，响彻云霄。夹道的男女，像过节日一样地拥挤着，他们以从没有过的兴奋心情，纷纷向坦克上、炮车上投掷鲜花，并不断地举手高呼：

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打到南京去！彻底消灭反动派！”

就在进城部队通过的一条大街的一座楼房里，有三个人伏在窗台上，用惊慌和敌视的眼光，俯瞰着马路上走过的一队队的队伍，一辆辆的坦克。

这三个人，一个是胖子，四十岁左右，脸上长满胡子，像商店的大老板。一个是高个子，也是四十岁左右，脸色焦黄，穿了一身黑呢子制服，一望就知道是个反动政府的官员。另一个是个青年人，生得文质彬彬，脸色很阴沉，鼻子高高的，他穿了一件茄克和一条灰呢裤子，从外貌看，像是个大学生。

他们静静地窥视了一阵马路上的情景。

“我们算完了！”那个胖子离开了窗台，走向房子中间的桌边坐下，失望地烦乱地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说：“东北丢了，华

北也丢了！中央军还一直往南退！”

那个高个子也离开了窗台，走向桌边，但他没有坐下来。从他的表情上来看，他不是没有感到他们的灭亡的恐惧，但他强自镇静。他掏出一包纸烟，给胖子扔过去一支，自己拿了一支。他把烟卷在桌面上顿了一顿，没精打采地打着了火，把烟吸燃了。

“你别看共产党今天打下这，明天打下那。这是战争，现在离决定胜负的时候还远着啦！战局这样发展下去，难道美国人就不动手？”高个子一板一眼地说。“问题是，不怕共产党怎样的厉害，主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信心！”

那个高个子用力地吸了一口烟，无聊地又把烟喷了出来，大概是他用这来掩盖着他内心的恐惧。

马路上又传来宏亮的口号声：“打到南京去！彻底消灭反动派！”

这时，那青年人背靠着窗台，注意地听着他们两人的谈话。马路上的口号声，使他厌烦、恐惧，他转过身来，把窗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

“我们怎么办呢？要不早点决定，恐怕晚了就不好往南撤！”青年人的神情，显然是急于要那个高个子作出行动的决定。

高个子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向房里踱了几步，没有立时作答。他回转身来，向青年人及胖子掠了一眼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我们不撤，就在这城市里作长期的潜伏！”他顿了一下，“要是我们从每一个被共产党占领的城市，把我们可以转入地下的力量撤走，那么，他们就可以安稳地把城市巩固起来，将来我们打回来就没有内应的力量。”

青年人和胖子的两双眼睛，一眨也不眨地盯住高个子的嘴唇，等候着他继续说出他们今后行动的具体指示。

“比方说，你的情况吧！”高个子向着那青年人说。“潜伏在这个城市的条件是十分好的。你的父亲是个大学教授，你的家

庭就在这里，你再把你的身份伪装一下，共产党还能发现你？”高个子又转向那胖子：“你在这城市里可以做点买卖作掩护，譬如开个小食店，对你很合适，也便于接头……至于具体的活动方法，现在我们对共产党的情况还摸不清，这以后再作打算。”

一个月过去了。

那个青年人在家里接见了一个客人。客人手里拿了一份解放以后出的报纸，青年人乍然见着他，好像有点认不得，看定之后，才认清了就是那个高个子。高个子这时换了一身布大褂，像一个中学教师。

“有一个好消息，特地来找你。”高个子一边说一边把手中的报纸打开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青年人有点惊奇。

“报上登载共产党的部队文工团招收青年知识分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是打进他们的部队去的一个好机会。我们决定要你去。”高个子注意着青年人的表情。“比方说，你把名字改一下，隐瞒你过去在国民党机关报里当过编辑、记者等历史，装扮个某大学的学生，追求进步，自愿来参加解放军，这对你的身份是非常之合适的。”高个子说得有点兴奋。

“打进去之后，我的任务……”青年人望着那高个子的脸孔。

“不要焦急，打进去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之后，回头向我们汇报，那时再给你具体指示。”高个子顿了一下。“为保守秘密，我们的地址已经迁移，现在还没有必要告诉你。你向我联系，可先到零五号处，他已在××街开了一家小饭铺了。”

两人沉默了一会。青年人又看了看报上的解放军某文工团招生的广告。

“你有信心打进去吗？”高个子弹了弹烟卷的烟灰。

“有！”

“好，祝你成功！”高个子向青年人告别。

青年人送客人走出了门。

二

解放军某文工团的招考团员的办公处，挤满了许多青年男女。他们各自找着自己的地方，在填写投考志愿书。那青年人穿了一身学生制服，伏在一个桌案上写他的自传：

“袁横，沈阳人，二十五岁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。爱好文学，曾发表过不满国民党统治的散文和短诗，参加过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……”

把表及自传填写好之后，连他带来的预先收集好的过去发表过的文章，交给了招考处的工作人员。之后，躲在一旁等候口试。

这时，引起这个袁横注意的，是在他旁边正在填表的一对青年男女。他们看来是高中学生，年纪都在十八、九岁。女的个子不高，两条辫子拖到腰间，但身材长得很匀称、丰满；脸圆圆的，一双晶明乌黑的大眼睛，很迷人。男的则很瘦弱，戴了一副近视眼镜。从他们的举动，他们那亲热的关系看来，显然是一对恋人。姓袁的心里说：“好一个美人儿呀！”姓袁的正在胡想，忽听传呼他的喊声，便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声，就走进口试室去了。

考试揭晓了，袁横被录取，分配到文工团创作组工作。那天一起投考的瘦弱青年，也分配到创作组来。

“呵！你也分配搞创作来啦？贵姓？”袁横主动地同那瘦弱

青年拉朋友。他那善良、友好的面孔，使人感到亲切。

那瘦弱青年怔了一下，“呵！你是那天我们一起参加考试的？我叫吴斌。”

袁横微笑地点点头，又探询地问：“是你要求到创作组来？”

“不是。……大概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。”

“呵！你也是唸中文系的？哪个大学？”袁横问。

“北京大学。”

袁横内心有点不安，“怎这么巧，碰上他是北京大学的，又是中文系的学生。”他感到自己伪造的学历太不凑巧，偏偏和他所伪造的大学的学生碰在一起工作，而且又是一个系的。现在要更改，已是不可能的了。但他定一定神，又问道：“你是哪个年级的？”

“一年级。”

“呵！你是一年级的，怪不得我不熟悉。”袁横的脸上现出轻松的微笑。

“这样说，你也是北大的学生？”

“是呀！而且是一个系，多巧呀！不过我是在三年级。”

“是呵！我们是同学。以后，希望你多多帮助！”吴斌表现出一本真诚。

“不要客气，我们互相学习。”袁横斜视了吴斌一眼，想起了那天和他一起来参加考试的女学生，不由得问：“那天和你一块来的是你太太？她考取了没有？”

“我们还没结婚。她也考取了，分配到戏剧队工作。”吴斌现出内心的愉快，微笑地翘起眼镜向袁横扫过幸福的眼光。

袁横也报以祝福的微笑。

袁横换了一身新军装，独自在院子里看书。春天的太阳，晒

得暖洋洋的。他将手里的一本《社会发展简史》翻来翻去，嘴里喃喃地念叨：“原始共产社会是没有阶级、没有剥削的，人人劳动，人人平等。自从社会出现了剥削阶级——奴隶主、地主、资产阶级之后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，就为这些少数人掠夺去了。只有消灭了这种剥削阶级，社会才能进到将来的人人劳动，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……”

袁横把书本一合，奸笑了一下，懒洋洋地伸了伸腰，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卷，点燃了一支，深深地吸了两口，无聊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。

“袁横，开会啦！”有人叫了他一声。

他急忙穿过走廊，走向开会的屋子里去。创作组的同志都已到齐，正准备开学习讨论会。

学习小组长主持开会：“同志们！现在开讨论会。第一题由袁横同志作中心发言，大家根据他的发言，再进行补充、讨论。”

大家鼓掌表示欢迎。

袁横站了起来，使劲地吸了口烟，清清嗓子，向大家扫视了一周：“同志们推我作中心发言人，但我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很可能说一些谬论，但请大家包涵、批评。从书上了解：人类社会自从出现剥削阶级之后，人和人的关系就不是平等的了。剥削阶级不单剥削了被剥削阶级，而且他们还阻碍了社会向前进步。因此，革命就要打倒这种反动阶级、消灭这种反动阶级！”袁横用手掠了一下由于讲话的激动而垂下的一绺头发，“比方说，在我们中国的反动阶级勾结了帝国主义，阻碍了中国前进，因此，我们必须消灭他们，无情地消灭他们！”

大家向他报以满意的微笑。他坐了下来，掏出了一条手帕，向额头上、鼻子尖擦了擦。赶忙又吸上一支烟，注意地倾听大家对他发言的反响。

“袁横的发言，很中肯。”有人说。

“他的发言能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，很好。”另一人又说。

“……”

讨论会结束了，还听到有人对袁横的议论：“他不单在理论上进步很快，在工作上也很积极、学习上很刻苦。”

袁横内心感到兴奋和愉快：由于自己使用了双关语言，既骂了共产党一顿，同时又博取了群众的声誉。他以轻松的脚步走回宿舍去，一纵身就仰卧到床上，痛快地吸着烟卷，心里说：“为的从内部打击共产党，今后还得研究马列主义呵！”

文工团团部办公室内，团长陈德正在和创作组组长田鹤谈话。陈德三十五、六岁，个子不怎么高，脸上的颧骨有点高起。这人不单对人很温和，而且心地很善良。他对有点才气的青年人十分看重。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，看人只重才，缺乏对德的注意，因而也就容易被一些人的表面现象所蒙混。今天他找创作组组长来谈话，是传达他们已经决定提升袁横为创作组的行政组长，和田鹤一块儿领导创作组。他之所以先找田鹤谈一谈，一方面是征求一下田鹤对袁横的看法和意见，另方面，主要是指示田鹤如何团结这个新参军的知识分子。

“你对袁横的看法怎样？”陈德问田鹤。

“从这短短的一个时期的相处，感到这个人很老实，工作积极，能吃苦，对人谦虚，要求上进比较迫切……”田鹤也直接了当地答。

陈德轻轻地搔搔自己的鬓角，露出内心的微笑，显示出田鹤对袁横的认识和自己一致的愉快心情。

“是呵！因此，我们决定提拔他为创作组的行政组长，和你共同领导创作组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团长陈德注意着田鹤的表情。

“我没有意见！多一个人来负责，总比自己单独担这担子要好。”田鹤出于内心的真诚。